

列代名人詩文選註

候方域文選

胡雲翼
選 註



限 期 表

注意：號碼如有錯誤請在還書時
聲明以便更正

借

胡雲翼選

侯方域文選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41 JB

分類	編號	借期	重量
290	411		
登記號			15328

圖書缺頁，損毀——

讀者損失。

借去之書，務于仔細取閱，
須愛護，勿塗寫；發現殘缺
時通知管理員：幾章，幾頁，

修理可免；川流不息。

序言



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以學名，錢謙益吳偉業以詩名，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以文名。侯魏汪三家齊名於世，就中以侯方域負盛名最早，亦以他的才氣最高。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他的祖父執蒲，父恂，都是明朝的大官。幼時侍父京師，多爲公卿所賞拔，稱其『強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飫中才子弟。』（胡介祉侯朝宗先生傳）他與桐城方以智，如臯冒襄，宜興陳貞慧，號稱『四公子』。相傳其十七歲時，即爲其父草屯田奏議，文長八千餘言，識議拔類，論者比之於陸贊。

方域爲人，自幼卽豪放不拘束。嘗讀書於東園。時其祖父督課諸孫甚嚴。方域得閒，每攜季弟逸出，選伎徵歌。及崇禎十二年，應試金陵，方域遨遊其間，識歌伎李香君，色藝雙絕，益馳騁詩酒聲色之場。與當時名士張溥、夏允彝、吳應箕、陳貞慧等遊，主盟復社。登金山，評判當時人物，臨江悲歌，俯仰慷慨，諸人以周瑜王猛比之。及下第，返里，與賈開宗、吳伯奇、吳伯胤、徐作霖、徐作肅、張渭諸人爲詩酒忘形之交，一時稱盛。

這時，流寇勢已大熾，奉令討賊的軍隊望風而靡。李自成入河南，圍開封。

商丘爲賊所破，吳伯奇、吳伯胤、徐作霖、張渭均死難。方域父恂，匆卒受命督師討賊。方域隨軍獻計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賊劍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徇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帥噪，當立斬之，以明軍

捐贈而墨書此

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塞團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效，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犄角並進，賊乃可圖。」恂斥爲跋扈，不用，遣歸江南。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破京師，懷宗自縊死。福王立於金陵，爲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等用事。阮大鋮本是宦者魏忠賢一黨，與侯氏父子的東林黨人立於對抗的地位，雙方向來如水火之不相容。此時，大鋮以宿怨，檄捕方域。方域走依蘇松撫軍張鳳翔，揚州督師史可法，瓜洲總兵高傑，始得免。高傑被殺，方域爲其軍中大將劃善策，不能用，乃歸。走訪陳貞慧於宜興，爲阮大鋮所獲，入獄。至清師破金陵，獄得解，乃歸商丘。

清順治八年，方域爲環境所逼迫，趨省應試，舉豫省第一人，爲忌者所阻，斥不錄。方域少時本「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喜睚眦報復，居鄉

時抒文網。」（邵長蘅侯方域傳）後遭黨禁，歷戎馬，始消除少年意氣，治壯悔堂以誌過。且舉目國家破亡，舊時的盟友，有的殉難了，有的做和尚去了，有的隱逸不知所終了，方域一腔抱負，無由發展，亦鬱鬱而終。時順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四年，纔三十七歲。遺著有壯悔堂文集十卷，四憶堂詩集六卷。

方域之詩，不足以名家；但其文章，在明末是一個有力的後勁，在清初是一個開闢風氣的大師。原來明代的古文運動，分為兩個復古的集團：一個集團是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諸人，他們主張復秦漢之古；另一集團是歸有光、唐順之諸人，他們崇尚唐宋八家之文。自李何輩貌為秦漢，專事剽竊，其文艱澀支離，至於不可卒讀。歸唐等起而矯之，雖仍不廢摹擬，然文體平易，作者的個性較易表現。方域是歸唐一派的作家，他明白地攻擊李夢陽一班人的謬妄，他說「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是不啻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高舉。」（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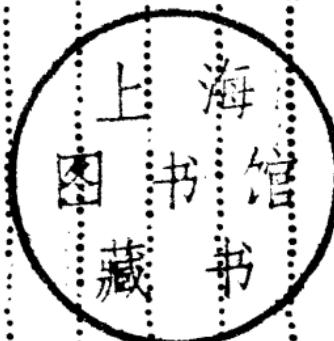
任王谷論文書)在文風靡亂的明末，他以韓歐一派平易的古文相號召，雄視一世，儼然文壇的盟主。入清以後，他的文章仍然獨樹一幟，負盛譽，給與後來文學家以深刻的影響。

方域爲文，純以才氣勝，如其爲人。雖然他自己認定做文章『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倪涵谷文序)但我們認爲他的文章，只是盡其才，未必軌於法。其文之妙處，是『矯變不測，如健鶻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自駭魂驚，令人歎絕！』(徐鳳輝語)但亦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方域構思，異常敏捷，邵長蘅稱其『末年遊吳下，將刊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因爲筆端如此其暢達，一氣呵成，如水之流瀉，自然奔放而有壯氣。這樣的文章，自難完全受法度的支配。論者每歎方域享命不永，成就不宏。他自己也說：『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因此文章淺薄，不能發

明古人之旨。」（與任王谷論文書）其實方域的文章，正得力於其少年時代。其少作如代司徒公論流城形勢奏、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答田中丞書、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送徐吳二子序等篇，皆意氣凌厲，有力量，有個性，極指揮縱橫之能事。及其末年，學問思想或有進境，然意態消沈，文章倒未免減色了。

目錄

太子丹論	一
西施亡吳辯	二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三
送徐吳二子序	四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五
贈江伶序	六
八陣圖序	七
書吳延仲集後	八



答田中丞書	三三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三六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四一
與任王谷論文書	四六
答孫生書	五一
寧南侯傳	五二
賈生傳	五三
李姬傳	六一
馬伶傳	六六
壯悔堂記	七〇
陳將軍二鶴記	七五

郭老僕墓誌銘

七八

憫 章

八二

(附錄) 侯方域傳

八五

太子丹論



天下有繩墨^一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二爲盜是也。况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

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四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五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乎！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六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七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

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九
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
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蟪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
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
奮臂爲狂佻而擾○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

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
憚伏○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相去幾時？秦旣無
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
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西
向而前，吾恐嬴氏○之亡，不待沛公之入關○矣。其以洩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
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

則天也。故荆軻之與聶政，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嘗春申之屬，而并及之於太子丹。譬如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斃也。宋之亡也，秦檜湯思退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講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

然則軻可爲忠臣，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太子丹 戰國燕王喜子，爲質於秦，憤秦王遇之無禮，亡歸，遣使荆軻刺秦王，不中，軻被殺。秦王乃大舉兵伐燕，王喜斬丹以獻，爲緩兵之計，後終爲秦所滅。

●繩墨 匠人爲直之具，以喻法度。

●荆軻 戰國齊人，

徙居於衛，客游於燕。太子丹遇以上賓之禮，使刲秦王，未成功，爲秦所殺。朱熹通鑑綱目書荆軻爲盜。

●王喜 燕王喜，在位三十三年，爲秦所虜，國以覆亡。

●宋儒 指朱熹。

●召公奭 姓姬，名奭，佐周武王，

以功封於燕，爲燕始祖。

●易水 在今河南易縣，荆軻赴秦，太子丹及賓客送之於易水之上。

●瑕 瑕隙也。

●六國 指齊、楚、燕、趙、魏、

韓。

●蟬蝣 朝生暮死之蟲。

●蠅蚋 蟬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

●晦朔 月之始日爲朔，月之末日爲晦。

●攢 觸也。

●櫛伏 一作櫛。

●斬竿一呼 秦二世時，陳勝吳廣起兵，斬竿一服，震於威勢而屈伏也。

●斬竿一呼 秦二世時，陳勝吳廣起兵，斬竿一

呼，而天下斯應，遂以滅秦。●萬乘之君 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車

萬乘。後卽稱天子爲萬乘之君。

●嬴氏 秦姓也。

●沛公之入關 漢高

祖起兵於沛，自稱沛公。舉兵入關，秦王子嬰降，秦遂亡。

●張良之椎

張良爲韓人，秦滅韓，良求力士以鐵椎擊秦王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竚政 戰國軒人，韓臣嚴仲子與相俠累有隙，識拔竚政於屠，使之刺殺俠累。

●原嘗春申 原爲平原君，名勝，趙武靈王之子。

嘗爲孟嘗君，姓田名

文，齊之公族。春申君姓黃，名歇，爲楚相。此三君者皆好客養士，門下食客數千人。●烏附 卽烏頭與附子，本爲一物，正者爲烏頭，散生者爲附子。爲有毒植物，製爲藥劑，甚猛烈。

●痼 久病也。●蹶 暴病也。

●秦檜 字會之，宋江寧人。爲高宗相，力持和議，殺岳飛等主戰之良將。●湯思退 字進之，宋處州人。附秦檜，後爲相。金人索四郡，思退

許之，爲言者所論，罷相，尋憂憤死。

○考亭

地在福建建陽縣西南，朱熹曾寓於此，後人因以稱之。

○嚴仲子

名遂，見本篇註二十。

西施●亡吳辯

西施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使吳王不信宰嚭，殺伍胥，內修國政，外備敵人，西施一嬪嬌耳，何能爲？

當時以勾踐之堅忍，種蠡之陰計，臥薪嘗胆，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黃池之間，構釁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虛而傾其巢穴。此卽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

吾觀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十相類。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而秦

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轍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可易也。

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滅●也。蓋欲推其致亡之由，而斷之於窮師驥武，以爲後世鑑戒也。嗚呼！吳之亡也，有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強大真不可恃哉！

●西施 春秋越苧蘿村鬻薪之女，有姿色。越王勾踐敗於吳，取以獻於吳王夫差，吳亡，不知所終。 ●宰嚭 姓伯，名嚭，春秋楚人。爲吳王夫差太宰。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因嚭以求和。後越滅吳，以嚭爲不忠，誅之。 ●伍胥 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佐吳伐楚有功。後吳敗越，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賜子胥死。後九年，越滅吳。 ●嬪嬌 婦官名。 ●勾踐 春秋越王，父允常爲吳王闔廬所敗，勾踐遂敗闔廬以

雪其恥。闔廬子夫差復報越，困之於會稽。勾踐以美女寶器行成於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因以滅吳。會諸侯，受方伯之命，橫行一時。**●種** 春秋越人，姓文，字會，爲越大夫，越王勾踐敗於吳，屬政於種，及滅吳，種謀居多。後爲越王所疑，賜死。**●蠡** 春秋越人，姓范，字少伯，佐勾踐滅吳，功成引退，泛宅五湖，變姓名爲鴟夷子，又自號陶朱公，營商累資巨萬以終。

●黃池 在河南封丘縣南，吳王夫差會晉侯於此。**●艾陵** 在今泰安縣博縣故城南，吳師破齊師於此。

●荷堅 一名文玉，字永固。弑

荀生代爲前秦王。在晉時五胡中號稱最强。後以伐晉大敗於淝水，爲部將姚萇所殺，在位二十七年。**●佳兵** 本作利器解，後轉爲好兵之義。**●元**

龜 宋王大寶字。**●女戎** 女禍也。**●罰** 末減 科罪避重就輕也。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

臣謹昧死上奏：寇患一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二，再敗傅宗龍四，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爲賊有矣。賊騎數萬爲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我。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墮士餓；甚且以賜劍五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六也。

今賊氣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七待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爲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八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九。臣爲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許

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人，而四鎮尙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羣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

賊中情形，臣已具悉。大約饑則聚掠，飽則棄餘。已因之糧，不知積畜；地生之利，未閑屯種。且多久逋亡思歸，中宵雨泣。以衆積強，難驟擾其鋒，然其強易散，可持久而定也。賊中聯營各部，如曹操西一支，窺李自成北有兼并之心，陰相猜貳；而袁時中南有步卒二三十萬，則已去而顯與爲敵矣。惟是彼之情實，難以猝與我通。而當事秉鉞主者，避款賊北之嫌，又皆畏首畏尾，不肯一擔當利害，爲國遠圖，以致機會之來，覲面坐失。此卽朝更一撫，夕易一督，而省臺尤言兵事之臣，章疏日數十上，豈能鏘銖有濟哉！

誠能省朝中議論，行關外軍法，不顧責備，不徇人情，厚集兵力，養威蓄重，伺隙設閒，潰其腹心，賊必變自內生。惟在任事之人，肯捐去形迹，一捨其

身與否；而陛下聽之斷與不斷，任之力與不力耳。故爲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巡撫臣史可法、南遏賊衝，而以秦陝督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荆襄，凡此所以斷其奔佚之路也。

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人食日一升合，馬食日三升合，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此以往，安所致此哉。

目下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爲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效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老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輔，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爲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

期。機有可乘，卽東出與孫傳庭合。羣賊腹背饑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滅，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貪肆，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臣謹悚息●待命之至！

●司徒公 指方域之父侯恂。恂字若谷，商邱人。萬曆進士。崇禎時官御史，

遷兵部侍郎，爲丞相溫體仁所惡，下獄論罪。會闖賊圍汴，乃起恂以原官督剿。適朝廷中變，復徵下獄。明亡脫歸，不入城市十餘年卒。清時稱戶部尙書爲大司徒，侯恂曾爲戶部尙書，故稱司徒公。

●寇患 指明末李自成張

獻忠等流寇之亂。

●汪喬年 字歲星，遂安人。崇禎時巡撫陝西，詔令率

師討賊，軍次襄城，爲李自成所圍，城陷被殺。

●傅宗龍 字仲綸，昆明

人。崇禎十四年代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與李自成遇，敗沒於項城。

●賜劍 朝廷以尙方劍賜撫臣，得以便宜行事。

●挫衄 敗挫也。

●藩

王 明制，封皇子爲親王，鎮守各地，卽爲藩王。⑧維城 詩曰「宗子維

城」，以城喻宗子，言其爲國家藩籬也。⑨社稷 國家之代稱。⑩汴

開封 一名汴梁，故以汴稱河南。⑪馮河 謂無舟而渡河也。⑫積嗇 積

聚也。⑬遁 逃亡也。⑭曹操 羅汝才，混名曹操，陝西人，爲李自成

之驍將。⑮李自成 陝西米脂人。初從其舅馬賊高迎祥爲裨將，迎祥死，

賊衆推爲闖王。崇禎十七年，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所至皆破，遂陷京

城，莊烈帝自縊死。吳三桂引清兵入關，自成西走，清兵追之，竄於九宮

山，爲村民所困，自縊死。⑯袁時中 初爲流寇之一，後歸順李自成，爲

李所擊殺。⑰秉鉞 握兵權者。⑱款賊 謂與賊通款曲也。⑲省台

謂尙書中書之官署也。⑳鎰銖 以喻微末。㉑委之 謂棄之於敵也。㉒

保定 今河北清苑縣爲其舊府治。㉓楊進 山西蒲州人，時爲巡撫保定右

僉都御史。◎王永吉 字修之，一字鐵山，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遷薊

遼總督。後降清，官至管吏部尙書事。◎鳳陽

今安徽鳳陽縣。

馬士英 字瑤草，貴陽人。崇禎十六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鳳

陽。北京陷，士英等立福王於南京，升東閣大學士。南都破，奔杭州。尋爲

清兵所殺。◎淮徐 今江蘇淮安徐州一帶。◎史可法 字憲之，祥符

人。崇禎間爲右僉都御史，以巡撫提督軍務。福王立，可法以兵部尙書大學

士，督師揚州。城破被殺。◎孫傳庭 字百雅，振武衛人。崇禎十五年以

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奉命討賊，師潰，陷陣死。◎潼關 關名，在今

陝西潼關縣治。◎左良玉 參考後面寧南侯傳一文。◎荆襄 荆爲荊

州，今湖北江陵縣。襄爲今襄陽縣，亦屬湖北。◎三楚 漢書注謂江陵爲

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史記則謂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

楚，彭城以東至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二說未知孰是。
○度支 官名，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謂之度支。
○關餉 索餉也。
○蛇豕 以喻流賊。
○悚息 悚懼屏息也。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棲乎高陽^一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四。戒門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術請問者，固拒之。』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

一日，遇豎儒^五於途，勞侯子曰：『子之術可以封^六，然且不免於洴澼絖^七。』

者，不善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八焉羣迷，而黃帝之所聽
熒^九者也，而豎儒又何知！而身且死，而猶傳蓬萊之藥^十，而又誰欺？」言未
畢，豎儒返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

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酒，伺其飲酣而謁
之曰：「我將走北闕，以儒術售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奈何？」侯子曰：
「吾惡夫豎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嫉其文采之異已也。蜀之犬
望日而嗥^{十一}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蚓廉蟻信^{十二}，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
脫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善歌猛虎，二子願聞之
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
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
多矣，往見獵虎者禹步^{十三}而入山隅，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既見虎，則又首鼠^{十四}，

亦焉往而不爲所噬哉？』

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求者，寐且不可，而况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越而北轍也。不如輶駕。』

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不且爲馬？安知馬之非卽吾尻_也臂，浸假_也而化焉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二子行矣。』

於是二子大呼，盡一石而去。

●徐 徐作霖，字霖蒼，商丘人。崇禎舉人，廷對直言，爲宰相溫體仁所惡，落第。後流賊陷城，死於難。 ●吳 吳伯奇字讓伯，商邱人。舉孝

廉。賊破商邱，被殺。

高陽

在今河南杞縣西。

猛虎行

古樂府。

豎儒 小儒也。

封 謂封侯也。

洴澼絖 絖，絮也，洴澼絖，

謂漂絮於水上，以喻不得意也。

七聖

謂黃帝、方明、昌寓、張若、譖

朋、闇、滑稽也。曾迷塗於襄城之野，見莊子。

聽熒 疑惑不明之貌。

蓬萊之藥 謂不死之藥也。

蜀犬望日而呻

韓愈文：『蜀山高霧

重，見日時少，每至日出，則羣犬疑而吠之。』

蚓廉蟻信

謂小廉小信

禹步 凡步履兩足不能相過者，謂之禹步。

首鼠

首鼠兩端，謂畏

首畏尾也。

覆蕉者

列子：『鄭之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

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

尻 音考，脊骨盡處也。

浸假 漸也。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周君少年材勇，善騎射，尤洞習兵家言。辛卯例當以武校士，君遂舉於鄉。

余忝君之姻姪，三世於茲矣。君之祖起家布衣，以甲科一歷諫議，位司空四。嘗抗論中貴人五李實六，忤魏忠賢七。又折幸璫八張彝憲，不肯與共座。最後以爭駙馬九齊贊元事，侃侃十天子之前，掛冠十一去。毅然三大節，在人耳目。子業熙，亦以文名雪苑十二中，舉己卯孝廉。門第相承，一時羨焉。司空父子沒，而周氏中落者十餘年，然里人猶能言周司空云。君今以武繼之，儻所謂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者耶？

君嘗云：『丈夫當立功萬里之外，安能冠儒冠，偶言書矩步，終身厭國牖下哉！』仗劍走河朔一，不遇歸里。傭人竊笑之。君氣益豪負，不少挫。更射策二，乃卒見收。蓋昔聖人所以治収天下者，武與文并稱，未始絀也。書曰：『則亦有熊羆三之士，不二心之臣，』免置之詩曰：『赳赳四武夫，公侯干城五，』皆言武也。其後途冗而類雜，漬漸凌夷六，士乃以軄首韁袴七，握刀弓爲恥。其豪傑望而去之。而牧圉八下走，棄廢無聊之屬，乃思藉此以圖僥倖。嗚乎！疆場之事，戰守之寄，有國大務也。乃不一留心，而使材者曾不肯就，就者卒不材。雖欲無亂亡，豈可得哉！誠得如君輩數人，爲一盪滌而炤九映之，庶天下雄偉非常之選，自此興乎！故士之能自豎立者，未可以常格拘也。

余昔叨樞府一〇，出爲天子行邊。見部下士，有少年材勇，負氣不肖少挫，雖暫屈伏，輒拔而心誌之。後果皆爲大帥，封徹侯一一。君其可以自信矣。且君猶

誦念爾祖乎？司空起布衣，與余同朝，嘗及見其困頓時，乃益慷慨倜儻，落落有神采。卒陟通顯，爲世名臣。其所自豎立然也。果能自豎立，文可以布衣致位卿相。卽安見卿相之子，去而事武，遂不可以致公侯耶？

●司徒公 見前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一。 ●舉於鄉 謂鄉試中武舉

人。 ●甲科 世稱進士爲甲科。 ●司空 世稱工部尙書爲司空。 ●中

貴人 內臣之貴幸者，多以指宦官。 ●李實 字孟誠，合州人。景泰初爲

禮科給事中，擢湖廣巡撫。有奉使錄。 ●魏忠賢 原名進忠，肅寧人。熹

宗時宦官，擅朝政，大戮東林黨人。思宗立，貶鳳陽，自縊死。 ●辛璫

謂得寵幸之宦官也。 ●駢馬 尚公主者，皆爲駢馬。 ●侃侃 剛直貌。

●掛冠 致仕也。 ●雪苑 方域常自稱雪苑侯生，又嘗曰梁園或梁苑，

蓋卽指商邱，因商邱舊爲梁地也。 ●僂言 謂曲躬而言也。 ●厭厭 安

也。 ● 河朔 黃河之北岸。 ● 射策 對策也。 ● 熊羆 皆猛獸，以喻猛士。 ● 赶赴 武勇之貌。 ● 干城 謂能扞外而衛內也。 ● 凌夷 一作陵夷，言頹替也。 ● 帚首 韓袴 帚首，以巾裹頭也。韓袴，謂著靴時所服袴也。 ● 牧圉 養馬者。 ● 炙 與昭通。 ● 樞府 樞密院也。 ● 徹侯 徹，通也，謂侯爵之尊，上通於天子也。亦稱通侯。 ● 個儻 不拘細微也。

贈江伶序

汪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於雪苑。

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

使君。使君每謫予，則出江生度曲。秀外慧中，豐骨珊瑚^五，發清商之音，冷然
六善也。未幾爲睢陽^七武衛^八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於郭。又未幾卒歸於宋君。

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
之館^九，暮處祁之宮^十，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國介弟也。乃
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齷齪態，可謂達矣。

余因有感於雪苑盛時，烏衣朱桁^{十一}，門第相望。當時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
儀部君譏，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輦千金三吳^{十二}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紈
，歌子夜^{十三}，暇則鳴珂^{十四}走馬。富貴兒競而效之，南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
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於是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
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
間相懸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

有老伶吳清者，嘗逮事沈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乃爲陳將軍敎其十許歲歌兒以餬口。能言吾郡神宗間最盛時事。謂江生晚出，雪苑向之歌者，皆已散去，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一發聲，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清老矣，當時身所親歷，至今猶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

既夙有感於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戡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謂宋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真達者矣。』天下固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成谷，深谷爲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一吳今江蘇吳縣。

二雪苑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十二。

三沙隨

古有沙隨國，故城在今河南寧陵縣北。

四常州

今江蘇武進縣爲其舊府

治。五 珊珊 佩玉之聲。六 沔然 清和之意。七 睢陽 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八 武衛 武官名。九 章華館 楚王築章華台，故址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十 麗祁宮 在山西新絳縣南，爲春秋時晉侯所築。十一 烏衣朱桁 烏衣巷在今南京城內，晉時貴族所居。朱桁，謂華屋也。十二 三吳有三說，一謂吳興會稽丹陽，一謂吳郡吳興會稽，一謂蘇州常州湖州。十三 子夜 古歌曲，相傳爲晉時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十四 鳴珂 珂，玉也，以飾馬，貴人所用者也。十五 神宗 名翊鈞，穆宗之子，在位四十八年，年號萬曆。十六 梨園 優伶也。十七 白雪 古之名貴歌曲。十八 纓頭 賞歌舞人之費，謂之纓頭。十九 何戡 唐時善歌者。二十 不遇而遇 謂不遇於朝廷而爲社會所推重也。二十一 遇而不遇 謂遇於朝廷而社會不加齒數也。

八陣圖●序

余友賈生開宗^一，年逾五十，老矣。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四。常自許得爲宰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爲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余則獨有取焉，而爲之序曰：嗚乎！今天下隱憂，蓋在於文臣之望淺，而武臣之志驕，不知其所終矣。陸賈^四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夫爲相不必讀書，身先險阻，策合羣力，能不忌害人之功者，名相也。爲將不必善騎射，粗知古今，遇大變而不挫者，名將也。今天下急急論將哉！漢祖^五之明，不難於拜壇下，而難其所拜者韓信^六。閻廬^七之信，不難於斬寵姬，而難於識孫武^八而任之。天下而有韓信孫武，宜使之專制千里，豈當更有開

府九位其上，中貴十觀軍容，掣其肘也？天下而無韓信孫武。又何取於諸將，而羣委之以旌節，倚之若長城也哉！

今天下宣廟握重兵，豫楚多元帥，而鳴鑄在郊，堠火且連未央。然則取其所爲旌節，撤其所爲長城，卽外患不靖，內憂不滅，而國家省金錢之費，人民免首功之慘，亦未始非勿藥而愈病也。余所以終願今天子之右文而左武也。

雖然，今之文臣任武事者，朝則樞府，藩則撫軍，吾皆得而見之矣。大約多歷年所而得之。又或以盤錯之地，狡利者善避，更授鈍者。此其胸中豈異伍卒，而乃使諸大將肩鱗圉玉，相與拜跪之，固宜爲其所輕，而日有憤噪之變也。雖日推轂鑄印，於以稱曰文飾則得矣，戡亂則未也。

嗚乎！葉公好龍而龍至，燕王市馬而馬來。我國家地廣人衆，而個儻非

常之略，寂焉無聞。將果無人言之耶？抑無人用之耶？豈天未悔禍，而人未厭亂耶？又豈人之建功立業，各有其時，而急者不可以緩，緩者不可以急耶？何賈生之且老而尚託於其言也！

●八陣圖

昔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今四川奉節縣及陝西沔縣定軍山

尙有遺跡。賈開宗之八陣圖亦論兵法之書。

●賈開宗

見後賈生傳。

不拘繩墨 謂不受法度之拘束也。

●陸賈

漢初楚人，佐漢高祖定天下。

拜大中大夫。著新語十二篇。

●漢祖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以

泗上亭長起兵伐秦，入咸陽，破項羽，卽帝位，在位十二年。

●韓信

漢

淮陰人。初從項羽，羽弗用，以蕭何力薦，漢高祖設壇具禮，拜爲大將，因以破項羽定天下。封齊王，後降淮陰侯，以謀叛被殺。

●闔廬

春秋時吳王，名光，一作闔閭。刺殺王僚而自立，在位十九年。

●孫武 春秋齊王，名光，一作闔閭。刺殺王僚而自立，在位十九年。

●孫武

春秋齊

人，以兵法受知於閻廬，閻廬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使武教之戰。孫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爲隊長，皆令持戟，令而鼓之，婦人大笑，武乃斬二隊長以徇。閻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有兵法十三篇。
九開府 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也。明時經略巡按，皆曰開府。

十中貴 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五。

十一掣肘 牽制之也。

十二宣薊 宣爲宣府鎮，今河北宣化縣爲其舊治。薊爲薊州，今河北薊縣。

十三鳴鑄 卽響箭，射時發

聲，軍中用以發號令。

十四堠火 噥謂斥堠，設以探敵情者，遇敵則舉烽火

以相告。

十五漢宮名，在陝西長安縣西北。

十六首功 秦俗，以獲敵

首爲功而與重賞，謂尙戰事也。

十七樞府 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十八撫

軍 明稱巡撫爲撫軍。

十九盤錯之地 重要之地。

二十肩蟒圍玉 衣蟒袍，

圍玉帶。

二十一推轂 謂推舉人才如推車轂使前進也。

二十二葉公好龍 莊子稱葉

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示之以頭尾。

燕王市馬

燕昭王欲招賢，問計於

郭隗。隗謂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期年而千里馬之至者三。王欲招賢，請自隗始云云。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哀艷。在韓李之間，非其至也。

少年時就燕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兔山五龍亭梳妝樓五諸記，天壇迎神諸歌。旣畢，酌之金五百錠，願奏天子。延仲辭。余

己卯下第歸，嘗過延仲飲。見有伎武氏者在側，是時山東劉大將軍八方擬青齊諸侯王九，請以金屋十貯伎，伎曰：『願得終身操陰麾十一侍吳仲子文筆足矣！』其爲人所傾慕如此。

昔司馬相如十二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十三，又遇楊得意十四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十五之遊。後世每艷稱之。相如大節，固不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引拔人材之權者，顧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思宗十六間天子嘗寤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時才賢流落，又不止一延伸。嗚乎！明社遽墟十七，誰之咎歟？

一吳延仲名伯胤，商丘人。城破，以身殉。二出風入雅 詩經有國風大小雅，謂所作不離風雅也。三韓李指晚唐艷體詩人韓偓李商隱。

四中貴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五。五兔山五龍亭梳妝樓均在明宮

中。

○天壇

亦曰圓丘，明嘉靖時建，在舊北京正陽門外，爲皇帝祀天之所。

七鎰

二十四兩爲一鎰。

○劉大將軍

劉澤清，山東曹縣人。明時

官至左都督，加太子太師。以擁立福王，封東平侯。後降清，謀叛被殺。

九方擬青齊諸侯王

謂在青齊之聲威擬於侯王也。青州齊州均屬山東。

金屋

漢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

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陰糜

舊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涇陽

縣東，其地產墨，故稱墨爲陰糜。

○司馬相如

字長卿，漢成都人。長於辭賦，武帝召爲郎，後拜孝文園令。

○成都豪女

指卓文君，爲臨邛富人

卓王孫女，新寡，司馬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楊得意

漢武帝

時狗監。

○昆明未央

昆明池在陝西長安縣西南。未央，見前八陣圖序註

十五。

○明思宗

名由檢，光宗子，在位十六年，年號崇禎。李自成犯京

師，殉國。●明社遽墟 謂明之亡，社稷變爲丘墟也。

答田中丞●書

承示，省訟●憇憇●，無所自容。執事與僕，齒不啻倍蓰●，位不啻懸隔，顧猥與僕道及少年之遊，謂執事往日曾以兼金●三百，招致金陵伎，爲伎所却，僕實教之。而因以爬垢索瘢●，甚指議執事者。僕誠不自修飭，然竊恐重爲執事累也。使執事無可議，則昔賢如白太傅●、歐陽公●、東坡居士●皆與鳴珂●不廢酌答，未聞後世之議之也。何獨至執事而苛求之！執事果有可議，卽不徵伎，庸但已乎？

僕之來金陵也，太倉●張西銘●偶語僕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

堂●詞，尤落落有風調。」僕因與相識。閒作小詩贈之。未幾，下第去，不復更與相見。後半歲，乃聞其却執事金。嘗竊歎異，自謂知此伎不盡，而又安從教之？且執事之邀之，在僕去金陵之後，今天下如執事者，不止一人，豈僕居常獨時時標舉執事之姓名，預告此伎，謂異日或邀若，必不得往乎？此伎而無知也者，以執事三百金之厚貲，中丞之貴，彼方且奔命恐後，豈猶記憶一落拓●書生之言？倘其有知，則以三百金之貲，中丞之貴，曾不能一動之，此其胸中必自有說，而何待乎僕之告之也！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反覆來示，益復汗下。僕雖書生，常恐一有蹉跌，將爲此伎所笑；而又能以生平讀數卷書賦數首詩之伎倆，遂頤指而使●之耶？

惟執事垂察，不宣。

●田中丞 指田仰，事魏忠賢，官至巡撫。明世稱巡撫爲中丞。●省訟

自省自責也。●恧 音懦，慚也。●倍蓰 倍謂一倍，蓰謂五倍。●

兼金 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爬垢索瘢 猶言吹毛求疵也。●白

太傅 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以詩著稱。官至太子少傅。●歐陽公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爲宋代大文學家。官至太子少師。●東坡居士

蘇軾字子瞻，自號東坡居士，宋眉山人。詩文詞賦均負盛名。累官翰林學

士，兵部尚書。●鳴珂 妓女聚居之所。唐時長安有鳴珂里。●太倉

今江蘇太倉縣。●張西銘 指張溥。

溥字天如，太倉人。明末進士，組

復社以興古學。著述甚富。●女伎李姓

指李姬，見後李姬傳。●玉茗

堂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明臨川人。晚居玉茗堂。以戲曲著稱。●

落拓 落魄也。●頤指而使 謂口不言而動頤示意也。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僕竊聞君子處己，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

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三之末，與大人^四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能自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方年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五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六，汝當持刺拜於床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去，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七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

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

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賈酒八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君定生九、吳君次尾十，庶稍渝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

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聰十一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十二兵且來，都人洶洶。阮

光祿廳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與左誠有舊，亦已奉熊尙書之教，驅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違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追隨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

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

尤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士，以醉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

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

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

宣。

●癸未去金陵 癸未爲崇禎十六年，時方域爲阮大鋮所陷，匆卒去金陵，走依總兵高傑得免。 ●阮光祿 指阮大鋮。大鋮字圓海，明懷寧人。附魏忠

賢，失職居南京。福王立，進兵部尙書。清兵至，觸石死。其爲人雖不可稱，然富有才華，所著燕子箋傳奇最著名。 ●神宗 見前贈江伶序註十五。

●大人 指方域之父恂。 ●成勇 字仁有，明山東樂安人。崇禎時

擢南京御史。以詆楊嗣昌，削秩。後披縗爲僧。 ●方孔炤 字潛夫，號仁植，明桐城人。崇禎間巡撫湖廣，討賊有功。京師陷，孔炤南奔。馬阮亂

政，遂歸隱。

七以智

孔炤子，字密之，號鹿起。與侯方域、冒襄、陳貞

慧，號稱明季四公子。崇禎時官檢討。入清爲僧，人稱藥地和尚。

八貰酒

賒酒也。

九陳定生

陳貞慧字定生，明宜興人。萬曆間廩生。爲阮大鋮

陷於獄，旋得釋。明亡，隱居不仕。

十吳次尾

吳應箕字次尾，安徽貴池

人。明末名士。爲反阮大鋮之領袖。福王立，大鋮用事，應箕亡命他鄉。南

十一楊令君文聰

字龍友，明貴

都不守，起兵抗清，敗走被獲，不屈而死。

十二左

陽人。福王立，累官員外郎郎中，僉都御史，巡撫京口，與清兵相持，兵敗

走處州。唐王立，提督軍務。清兵至，被執不屈死。郎中向稱令君。

十三左

將軍指左良玉，見後寧南侯傳。

十四熊尚書

熊明遇，字良孺，明進賢

人。時官兵部尚書。

十五倒行而逆施

史記：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

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十六乾兒義孫

魏忠賢當權

時，其黨有十孩四十孫之號，阮大鋮亦魏黨，故云。○文織 舞文弄法以羅織人罪也。○左計 失計也。○忮 忌嫉之心也。○長伏草莽 言不入仕途也。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頃待罪師中，每接音徽，嘉壯志，又未嘗不歎以將軍之材武，所向無前，而掎角●無人，卒致一簣遺恨●。今凶焰復張，墮壞名城，不下十數，飛揚跋扈，益非昔比。雖然，天厚其毒，於斯極矣。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一時閩外士銳馬騰，有如將軍者乎！忠義威略，有如將軍者乎！久於行陣，熟悉情狀，有如將軍者乎！然則今日所稱爲熊羆●不二心者，舍將軍其誰？老夫曩者倉卒拜命，

固以主憂臣辱，金革之義，不敢控辭；亦緣與將軍知契素深，相須如左右手，倘得憑先聲，殲渠_七俘馘_八，實千載一時。不謂六年患難_九，病疚_十已篤，更遭家變_{十一}，痛毀之過，遂致癃廢_{十二}。爰以采薪之憂_{十三}，未畢盡瘁，顧念高厚_{十四}，未繇報塞。惟將軍賈其餘勇，滅此朝食_{十五}。是則十五年舊部所以不忘老夫，而老夫藉手以答萬一_{十六}，猶之其身耳矣。勉旃勉旃！

鄉土喪亂，已無寧宇，闔門百口，將寄白下_{十七}。喘息未蘇，風鶴_{十八}頻警。相傳謂將軍駐節江州_{十九}，且揚帆而前。老夫以爲必不然。卽陪京_{二十}大夫，亦共信之。而無如市井倉皇，訛以滋訛，幾於三人成虎_{二十一}。夫江州，三楚_{二十二}要害，麾下汎防_{二十三}之衝也。鄭襄_{二十四}不戒，賊勢鴟張_{二十五}，時有未利，或需左次_{二十六}以驕之。儲威夙飽，殫圖收復，在將軍必有確畫。過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疑，義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糧，非出本願，則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節制經緯

，危不異於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豈謂小饑動至同諸軍士倉皇耶？甚則無識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驅，伴送室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生平審處，豈後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綱紀奉移內郡，何必雙旌聿來相宅？況陪京高皇帝弓劍所藏，禁地肅清，將軍疆場師武，未取進止，詎宜展覲！語云：『流言止於智者。』若將軍今日之事，其爲流言，又不待智者而決之矣。

惟是老夫與將軍，義則故人，情實一家。每聞將軍奏凱獻捷，報效朝廷，則喜動顏色，傾耳而聽，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盡也。或功高而不見諒，道路之口，發爲無稽，則輒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願聞也。頃者浪語最堪駭異，雖知其妄，必以相告。將軍十年建豎，中外依賴，所當矜重，以副人望。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來，遣之未嘗不去。當其去來，若不自知其大將也。同時臨淮亦與齊名，其後勢位之際，稍不能忘，偃

奏一蹉跎，乃至偏較二不復稟承。此無他，功名愈盛，責備益深。善處形迹，昭白宜早。惟三思留意焉。不盡。

●司徒公 見前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一。●寧南侯 見後寧南侯傳。

●掎角 軍陣分兩面以待敵者。●一簣遺恨 喻功敗垂成也。●熊羆
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十七。●控辭 告辭也。●渠 賊魁也。

●馘 音國，殺敵斷其左耳也。●六年患難 侯恂於崇禎九年下獄，十四
年出獄，故云。●疚 音趁，痛也。●家變 恂出獄後，其父太常公
卒。●癃廢 年老疲廢也。●采薪之憂 言病也。●高厚 謂皇帝高
厚之恩。●滅此朝食 謂滅之而後進朝食。●以答萬一 以答皇恩於萬
一。●白下 今首都南京。●風鶴 秦苻堅兵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

晉師。●江州 今江西九江縣。●陪京 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南京爲陪

京。○三人成虎 喻讒者多，能以僞亂真也。戰國策：「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之則成虎。」○三楚 見前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三十
三。○汎防 分防之地曰汎地。○鄖襄 鄖謂鄖陽，今湖北鄖縣。襄謂襄陽，今湖北襄陽縣。○鷗張 喻賊勢如鷗鷗之張其翼也。○左次 謂退兵也。○經緯 物之整齊有秩序者，謂之經緯。○荆土 謂荊州，今湖北江陵縣爲其舊府治。○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嫖姚 霍去病曾爲嫖姚校尉。○垂白老親也。○綱紀 僕人也。○聿 音預，遂也。○高皇帝 明太祖。○弓劍 陵寢之地也。○郭汾陽 郭子儀，唐華州人，平安史之亂，以功封汾陽王。○臨淮 李光弼，唐柳城人，以功封臨淮郡王。○偃蹇 傲慢也。○偏較 偏將也。

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磴，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覩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

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銜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取。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獲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齷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而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警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化，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

僕十五歲時學爲文。金沙一蔣黃門鳴玉二方爲孝廉，有盛名。每見必稱佳，僕竊自喜。又得同學吳君伯奇三，日來逼索，盡日且酌和數首，以此得不廢。然皆從嬉遊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四，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近得賈君開宗五徐君作肅六，共相磋磨，乃覺文章有分毫進益。賈精於論，徐老於法。二君嘗言：『此係何等事，君不慘澹七經營，便輕率命筆。』僕佩其言不敢忘。足下當行文快意時，每一回思之，必賞此言之不謬也。

●任王谷 名源祥，自號善卷子，學者稱息齋先生。清初江蘇宜興人。●

溺於聲伎 朝宗少時嘗讀書東園，每攜季弟逸出，選伎徵歌。●六經 謂

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僅存五經。●老老子爲老聃所撰。聃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亦名老

子。五韓 韓非子爲韓非所撰。非爲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以刑法之學著稱於世。六左傳 左丘明撰。丘明爲春秋時魯之太史。七戰國策 漢劉向輯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之書。

八國語

九史

謂史記，漢

司馬遷撰。十漢 謂漢書，後漢班固撰未竟，其妹班昭續成之。十一八家明茅坤以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之文，錄爲一編，稱唐宋八大家。

十二泰華三峯 泰華山在陝西華陰縣

南，上有三峯，南曰松檜峯，東曰明星玉女峯，西曰蓮華峯。

十三嵐 音

蘭，山氣蒸潤之謂也。

十四蹶趾 失足也。

十五李夢陽 字獻吉，明慶陽

人。其文摹倣秦漢，而不能變化，爲識者所譏。

十六韓 指韓愈。

十七歐指歐陽修。

十八嵯峨 山高貌。

十九六朝 吳、東晉、宋、齊、梁、陳合稱

六朝。

二十選體 梁蕭統輯兩晉宋齊之文爲昭明文選，皆以排偶聲調相尚

者，後世因以名爲選體。●銜枚 古行軍，令軍士銜枚，禁偶語也。

筏 編舟渡水曰筏。

●杜周

漢南陽杜衍人。初爲張湯廷尉史，後官至御

史大夫。

●張湯

漢杜陵人。武帝時拜太中大夫，治獄務深文刻酷，後拜

御史大夫，爲朱買臣等所陷，自殺。

●觀縷

委曲也。

●鑿鑿

確實之

義。

●嫋嫋

不倦貌。

●隼 鷲鳥。

●天矯 飛騰貌。

●金沙

今

江蘇金壇縣。

●蔣鳴玉

字楚珍，號中完，明金壇人。著有舌存及圭約。

●吳伯奇

見前送徐吳二子序註二。

●合作

合意之作。

●賈開宗

見後賈生傳。

●徐作肅

字恭士，商丘人。有文名，著偶更堂集。

●慘

澹經營 猶言極意思索也。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

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瘞一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一。非是則踢之囁之，且泛駕一矣。吾寧知泛駕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常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

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瘖 ●啞也。閑 馬闌也。●泛駕 謂覆駕也。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嵐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
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橐駝，馳馬刦取
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
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

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

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

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以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

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已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轄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_大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

是時秦寇入豫_尤，良玉當往剿，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將軍。

良玉長身頰_平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_二等皆平。最後戰懷慶_三，與督府_一意不合，乃歎曰：

『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

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

初，良玉三過商邱，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遺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

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以_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而以呂大器代。良玉慍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爲自豎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

又嘗稱軍餓，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尙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

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

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其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

丘磊者，旣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性通曉，解文義。勇略亞於鯀，彭、岳，而功名不終，何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黨應春者，以軍校逃當

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平時。拔以爲軍官，復逃。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曰：『筭官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將也。然則將苟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哉！』

●遼東 舊郡名，在今遼寧東南境。●軍校 武職偏裨之官也。●斬級

斬首級也。●都司 卽都指揮使司，武職中之小官。●橐駝 駱駝

也。●錦州 今遼寧錦縣爲其舊府治。●昌平 今河北昌平縣。●軍

門 統兵官之尊稱，明世命文臣總督軍務，稱曰軍門。●司徒公 見前代

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一。●上陵 墓祭之禮也。●典客 主接待賓客

之事者。●大凌河 大凌河城在遼寧錦縣東。●榆林 今陝西榆林縣。

●尤世威 陝西榆林衛人。崇禎初爲山海關總兵官，積資至左都督，後把

賊靈陝不利，罷歸。李自成陷西安，力戰死。 ● 排闥 推開門扇也。 ●

詰旦 明朝也。

● 輢門

官署之外門曰轢門。

● 松山杏山

均在遼寧錦縣之西南。

● 秦寇入豫

謂李自成等寇軍由陝西攻入河南。

● 頑音

櫛，赤色也。

● 一斗穀

蝎子塊滿天星 均流寇之首領。

蝎子塊卽劉哲，

滿天星卽張大受。

● 懷慶

今河南沁陽縣爲其舊府治。

● 督府 指王家

禎，時家禎以兵部侍郎總理軍務。

● 熊文燦

貴州永寧衛人，崇禎十年，

拜兵部尙書，代王家禎督理軍務。

● 楊嗣昌

字文弱，武陵人。崇禎時，

拜兵部右侍郎，以閣部出督師。

後因部將左良玉賀人龍不服調遣，襄陽洛陽

均陷於賊，不食而卒。

● 丁啓睿 永城人。崇禎十三年擢兵部侍郎。督師

討賊，未戰先潰。

● 李自成 見前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十五。

● 朱

仙鎮 在今河南開封縣之西南。

● 襄陽 今湖北襄陽縣。

● 商丘

今河

南商丘縣。太常公方域祖父執蒲，字以康；官太常卿，故稱太常公。
金聲桓遼東人。隸良玉部下。後降清，授總兵，改提督，以功高未得封侯，據南昌叛。爲清兵所破，投水死。未給度支，未得戶部之給發也。

畿輔

京師附近之地。

媒孽

陷害也。

呂大器

字儼若，

遂寧人。崇禎間官至兵部右侍郎，代侯恂爲總督。

江楚

指江西湖北一帶地。

惠登相

混名過天星，左良玉擊降之。

九江

今江西九江縣。

熊明遇

見前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註十三。

弘光帝

名由崧，襲福王爵，懷宗既死，馬士英等擁立於南京，年號弘光。

見前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二十六。

阮大鋮

見前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註二。

楚世子名容藩，楚通城王之後，擁兵自稱楚世子天下兵

光祿書註二。

馬副元帥，兵敗被殺。

英王

即阿濟格，清太祖十二子，封和碩英親

王。 曹文衡 河南唐縣人，官至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 黃花鎮

在今河北昌平北八十里。 刑部 舊官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之事。

黥 謂黥布，卽英布，漢初功臣，封淮南王，後叛變，高祖討平之。

彭 謂彭越，漢初功臣，封梁王，後有人告其謀反，夷三族。 箚官 箌

與札通，上行下之公文也。此謂微末軍官，僅得上官一札，便可爲之，不必奏聞也。 山海 關名，在河北臨榆縣，爲長城之要隘。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邱一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己，謂之。

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四第一。

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葬其妻。陳騰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五。賈生曰：『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郡人張渭六等，約汗漫七遊。倣阮嗣宗八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九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戎衣十，駕鹿車十一，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十二。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賈生忽叱咤十三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

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十四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廷十五調商邱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爲計貲財，復田

舍。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臣，開府^上淮陰^大，奏除翰林院孔目^九，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跋扈^上，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

凡七應舉不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魄餘，不信天上有奎宿^一。』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馳騖^一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宴坐窮思，與侯方域徐作肅^三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軌於正。天下以純儒稱之。

旣老，更追憶少遊京洛^國，集所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岳，觀日出處，述山靈地勢三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象^一占緯^一兵食圖籍，各有論說。大概其學術行業，恢奇^一漭濛^一，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也。

常與侯方鎮^一、方域爲忘形之友^一；張渭、徐隣唐^一、吳伯奇^一、伯胤^一、

徐作霖^①、作肅、宋犖^②爲文酒之友；張融^③、沈譽^④、釋頂日、乘闕爲方外^⑤之友。又自稱爲野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美質善變，每變必趨上者耶？抑依隱曇世，所稱大人先生^⑥者歟？少年類邯鄲俠^⑦，而後乃大雅卓爾^⑧。嗚乎！彼終身守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商邱 見前寧南侯傳註三十。

●繩墨 見前太子丹論註二。

●司馬相

如 見前書吳廷仲集後註十二。

●茂才 卽秀才。

●餼縣官 言月廩米

食之縣學教官也。

●張渭

明末商丘人。善爲文，鬱鬱不得志。賊破商

丘，不屈死。

●汗漫 放浪而無檢制之謂。

●阮嗣宗

名籍，三國魏尉

氏人。官至步兵校尉。嗜酒放蕩，司馬昭欲爲其子炎求婚於籍，籍沈醉六十

日，不得言而止。

●宋 商丘舊名宋城。

●尨衣 雜色之衣也。

●鹿

車 小車也。 𩫔睢陽 故城在今商丘縣南。 𩫔叱咤 怒聲也。 𩫔袒褐

粗布之衣也。 𩫔太原孫傳庭 太原，縣名，今屬山西。孫傳庭見前代司

徒公論流賊形勢奏註二十九。 𩫔劉澤清 見前書吳延伸集後註八。 𩫔開

府 見前八陣圖序註九。 𩫔淮陰 今江蘇淮陰縣。 𩫔孔目 掌句稽文牘

之官。 𩫔跋扈 強梁也。 𩫔奎宿 二十八宿之一。 𩫔馳騖 猶言奔

走。 𩫔徐作肅 見前與任王谷論文書註三十五。 𩫔京洛 京謂長安，洛

謂洛陽。 𩫔泰岱 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北，亦曰岱宗。 𩫔星象 謂天

星明暗薄蝕之象，天文家用以占驗者。 𩫔占緯 占候緯識之言，以卜吉

凶。 𩫔恢奇 雄偉奇異也。 𩫔漭漭 廣大貌。 𩫔侯方鎮 方域叔父侯

恪之子，有才名，賊破商丘；方鎮死於難。 𩫔忘形之友 不拘形迹之交。

𩫔徐隣唐 字邇黃，商丘人。晚年主講范文正公書院，學者稱我齋先生。

●吳伯奇 見前送徐吳二子序註二。 ●伯胤 見前書吳延仲集後註一。

●徐作霖 見前送徐吳二子序註一。 ●宋犖 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

陂，清初商丘人。官至吏部尙書。 ●張融 字儀鳳，明末長洲人，善畫人

物山水。 ●沈譽 字季宣，商丘人。有文章名，死年僅二十七。 ●方外

猶言世外，以稱僧道。 ●大人先生 晉阮籍有大人先生傳。 ●邯鄲俠

邯鄲爲戰國時趙都，多俠士。 ●卓爾 卓然不羣也。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

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

雪苑●侯生，己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鋮●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鋮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仍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鋮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

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

藻，雅不減中郎。^三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

侯生去後，而故開府九田仰二者，以金三百鏝一，邀姬一見。姬固卻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陽羨

舊縣名，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五里。

●陳貞慧

見前癸未去金

陵日與阮光祿書註九。

●張溥

見前答田中丞書註十二。

●夏允彝

字

彝仲，華亭人。崇禎進士。福王立，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後投淵死。

●玉

茗堂四傳奇 謂紫釵記、南柯記、邯鄲記及牡丹亭四種，明湯顯祖著，參考

前答田中丞書註十四。

●琵琶詞

卽琵琶記，明初高則誠撰。

●雪苑

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十二。 ◎阮大鋮 見前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註二。 ◎魏忠賢 見前代司徒公贈周生序註七。 ◎城旦 秦漢時罰作苦

工之徒刑：晝伺寇，夜築城，故謂之城旦。 ◎貴池吳應箕 見前癸未去金

陵日與阮光祿書註十。 ◎陽羨君 指陳貞慧。 ◎錚錚 金聲也，以喻剛

正不阿。 ◎快快 情不滿足也。

◎桃葉渡 在今南京秦淮青溪合流處，

晉王獻之嘗臨渡作詩以送其愛妾桃葉，故名。 ◎中郎 蔡邕，字伯喈，東

漢陳留人。董卓辟爲祭酒，累遷中郎將，後以卓黨死獄中。 ◎琵琶所傳詞

固妄 琵琶記傳蔡中郎入贅牛相府事，乃作者所幻設，並非事實。 ◎董卓

東漢臨洮人，廢少帝，立獻帝，自爲太師。後爲王允呂布所殺。 ◎開府

見前八陣圖序註九。 ◎田仰 見前答田中丞書註一。 ◎三百鍔 鍔，

古銜名，其說不一，此言三百金也。

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一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台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慮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調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並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讌，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古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傳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

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獮獮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一。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二。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 梨園 見前贈江伶序註十六。
●留都 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南京爲留都，亦稱陪京。
●桃葉渡 見前李姬傳註十五。
●雨花台 在江蘇江寧縣之南，相傳梁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名。
●興化部 興化，縣名，今屬江蘇。此以地名稱戲班。
●華林部 華林亦地名，在江蘇江寧縣之東北。
●新安 安徽之休寧縣歙縣，於隋時爲新安郡地。
●鳴鳳 鳴鳳記傳奇，明王世貞撰。
●椒山先生 楊椒山，名繼盛，字仲芳，容城人。累遷刑部員外郎。以劾嚴嵩得罪死。
●引商刻羽抗墜徐疾 商羽，五

音名。抗墜，高下也。徐疾，遲速也。兩相國時夏言與嚴嵩並相，故

云。●河套今蒙古鄂爾多斯地。鳴鳳記第六齣兩相爭朝，演夏言與嚴嵩

爭論復河套事。●嚴嵩字惟中，分宜人。明世宗時累官至太子太師，恃

寵擅權二十年。●匍匐伏行也。●崑山今江蘇崑山縣。●顧秉謙

明崑山人。以諂事忠賢得入相。崇禎初入逆案，論徒，贖爲民。●

西域今甘肅西境及新疆省境。●崑山謂顧秉謙。●分宜謂嚴嵩。

壯悔堂記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一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

也。余不能不舉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雜，又豈必酒壚耶？』

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傲睨若是，然則坎壈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慄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

古者三十爲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年，而余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尙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司馬相如 見前書吳延仲集後註十二。 ●黨禁 南京立弘光帝，阮大鋮

專政，大捕東林黨及復社諸子，方域遁走。二戎馬 謂兵馬也。方域避

捕，曾走依總兵高傑及閣部史可法，度戎馬生涯。四傲睨 傲視一切也。

五坎壈 不得志也。六撫然 失意貌。

陳將軍一鶴記

沙隨一李氏有二鶴焉，豢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一之間，盡載其室帑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

東將軍者聞之歎曰：『鶴之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曰：『是蹠一鶴也，吾尤四李氏而蹠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者返。又明日而鶴至。至

則館於其堂之廡，召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五，必專以潔。是日也，考鐘伐鼓，陳清商之樂^六，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

酒方酣，其從事^七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台^八，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九之大姓，遼東^十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

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人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効之於死，是必閑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十一}，六博^{十二}羣飲，仰天而歌烏鵲^{十三}，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

未見其可以虛數歎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

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

堂下之士有泣者。

一沙隨 見前贈江伶序註三。二湖湘 指湖南，湖謂洞庭湖，湘謂湘水也。三續 犹襲也。四尤 過也。五餼 食也。六清商樂 本出於漢之相和歌，後魏孝文用師淮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七從事佐吏之稱。八燕昭王築黃金台 昭王名平，燕爲齊所滅，燕人立爲王，築黃金台以招士。九華亭 在今江蘇松江縣西之平原村，晉陸機故宅在其側。陸機爲成都王穎所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

遼東 | 遼東人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 | ，化鶴而歸。 | ④厭梁肉 | 謂飽食梁肉
也。 | ⑤六博 | 古遊戲之事。 | ⑥烏烏 | 歌呼聲。 | ⑦虛數 | 虛禮也。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

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接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嗚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

難。過此，壽可耄耋^七。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八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

司徒公爲烏程相^九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十，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十一}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十二}調察^{十三}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十四}，以事司徒公。

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

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繙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

銘曰：『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則無！』

●太常公 見前寧南侯傳註二十一。

●秦涼 秦謂陝西，涼謂甘肅。

●

黔方 貴州地也。 **四黃花** 鎮名，見前寧南侯傳註四十七。 **五居庸** 關

名，在河北昌平縣西北，爲長城要塞之一。 **六華山** 又名太華山，在今陝

西華陰縣。 **七耄耋** 七十曰耄，八十曰耋。 **八鹿邑** 今河南鹿邑縣。

九烏程相 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崇禎時，官至東閣大學士，爲首輔。

卒贈太傅。 **十先犬馬死** 言年老將死。犬馬，自謙之詞。 **十一韓城相** 薛

國觀，字賓廷，韓城人。崇禎間，官至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十二緹校**

逮治犯人之官役，明以錦衣校尉任之。 **十三調察** 刺探也。 **十四星出月入**

謂出入均以夜也。 **十五紺法** 枉法也。

憫獐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曰：『然。』營室而授獐焉。已而獐呦呦一焉其鳴之悄以思，啤啤二焉其號之窮以悲也。又夜則以首搶其戶。或視之，瞿然四而驚，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尼王子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獒五，而小而駿者，韓子盧六之裔也。是皆有欲於獐，奈何？』王子驟然七而笑曰：『子非特不善於獐也，而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牢以爲食，浸假八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予因

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守之，而猶授獐以素。」王子默然不應。

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視二氏之貌，且翦翦○焉適矣。」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視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獐猶有間焉。」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間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三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韓子盧拉其脅○，獐竟以死。王子蹙然○不悅，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翦翦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既而煦煦然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既而示之以無間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而南宮萬○之所以爲斃，何況於獐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友，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

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

或曰：『是獐也，狹中而狹外，類於人恆有所不可者，卽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獐 本作麌，獸名，似鹿而小，無角，其皮細軟。 ●呦呦 鹿鳴聲。

●嗥嗥 野獸聲。 ●瞿然 驚貌。 ●西旅氏之獒 西旅氏，西方蠻夷國

名，周時曾貢獒。獒，音敖，猛犬也。 ●韓子盧 說苑：韓氏之盧，天下

疾狗也。 ●驟然 笑貌。 ●浸假 漸也。 ●翦翦 安適貌。 ●煦煦

恩惠貌。 ●噬其吭 齒其咽喉也。 ●拉其脅 折其肋骨也。 ●蹙然

愁貌。 ●西楚霸王 項籍，字羽，秦末下相人。起兵破秦，自立爲西楚

霸王。後爲劉邦圍於垓下，敗走自刎死。 ●南宮萬 卽南宮長萬。春秋宋

閔公時爲大夫，弑閔公，出奔陳，陳人縛之歸宋，宋人醢之。

侯方域傳

邵長蘅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禎間官戶部尚書，方域既世家子，幼從其父宦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習。喜結納名士，與貴池吳應箕，宜興陳貞慧最善。

阮大鋮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爲檄檄大鋮罪，應箕貞慧主之。大鋮愧且恚，然亦無可如何。調知方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得交侯生，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陽交歡方域。方域覺之，謝客不與通。而大鋮家有伶一部，以聲伎擅名，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而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朝宗置酒高會，趣徵阮伶。大鋮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調之。

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鉞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箕踞叫噉，語稍及大鉞，遂戟手罵詈不絕口。大鉞聞之，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刺骨。後數年南都擁立，大鉞驟枋用，興大獄，將盡殺黨人。捕貞慧。應箕亡命。方域夜出走，渡揚子，依鎮帥高傑得免。

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之阨，能不恠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居鄉時扞文網。

崇禎末，劇寇李自成圍汴急，詔侯恂出督師援汴。方域進曰：「大人受命討賊，廟堂議論牽制，奏請不應，徵調難集。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而晉帥許定國師謀，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驅渡河，就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廷，犄角於秦，賊乃可圖也。」恂叱曰：「是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

方域既負才名，以明經屢舉於鄉，輒報罷。尋邑邑致疾卒。年三十有七。是歲順治十一年也。

明季古文辭，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逾下。明文極敝，以迄於亡。方域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末年遊吳下。將刻集。集中文未脫稿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旣沒，而文章乃大著。

方域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詩六卷，又遺稿一卷。板行。

（節錄青門集）

民國廿五年十月付排
民國廿六年一月初版

侯方域文選

實價二角



選 註 者 胡 雲 翼

發 行 人 李 志 雲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二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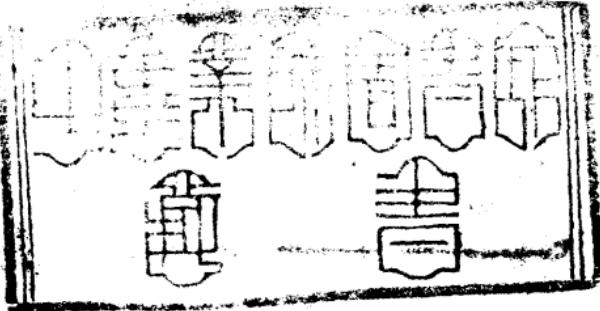
分發行所

北平 廣州 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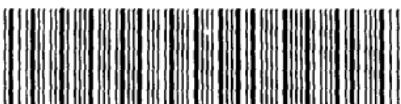
重慶 雲南 成都

西安 西安 汕頭

北新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8419B

E 17418



E17918